

とよみ ひでよし

# 丰臣秀吉

(四)

〔日〕吉川英治 著

孙逢明 译



哈尔滨出版社  
HARBIN PUBLISHING HOUSE



とよとみ ひでよし  
**丰臣秀吉**  
(四)

【日】吉川英治 著

孙逢明 译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丰臣秀吉 / [日] 吉川英治著 ; 孙逢明等译,  
— 哈尔滨: 哈尔滨出版社, 2014.2  
ISBN 978-7-5484-1646-3

I. ①丰… II. ①吉… ②孙…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  
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96763 号

书 名: 丰臣秀吉

作 者: [日] 吉川英治 著

译 者: 孙逢明 余 姣 奇 遇 范楠楠 等译

责任编辑: 陈春林 赵 晶

责任审校: 李 战

封面设计: 华夏视觉

出版发行: 哈尔滨出版社( Harbin Publishing House )

社 址: 哈尔滨市松北区科技一街349号3号楼 邮编: 15002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振源印务有限公司

网 址: [www.hrbchs.com](http://www.hrbchs.com) [www.mifengniao.com](http://www.mifengniao.com)

E-mail: [hrbchs@yeah.net](mailto:hrbchs@yeah.net)

编辑版权热线: (0451) 87900272 87900273

邮购热线: 4006900345 (0451) 87900345 或登录蜜蜂鸟网站购买

销售热线: (0451) 87900201 87900202 87900203

开 本: 720mm × 1020mm 1/16 印张: 113 字数: 2200千字

版 次: 2014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84-1646-3

定 价: 180.00 元(全六册)

凡购本社图书发现印装错误, 请与本社印制部联系调换。服务热线: (0451) 87900278

本社法律顾问: 黑龙江佳鹏律师事务所

# 目录

## 第七卷



- 002 铜钱与信长
- 005 教会学校
- 008 古府·新城
- 014 高远城
- 018 春日骚动
- 020 天目山
- 024 火也凉了
- 029 凄凉的人
- 031 客来一味药
- 036 观富士山
- 040 东海风流阵
- 044 女儿节来客
- 048 武人宗治
- 051 进入备中
- 054 率先登城
- 060 集市
- 065 元祐之妻
- 068 五月积雨云
- 072 土与人

084 飧宴  
087 心中无数  
091 鹏鹏之城  
093 变黄的叶子  
096 骶山复兴  
099 昼时鸟  
102 采药  
105 越过白河  
111 参拜爱宕  
114 签  
116 短暂的夜晚  
118 没有用处的用处  
120 翠纱帐中  
124 老坡  
128 本能寺一带  
132 夜谈  
135 南蛮  
138 灯情风心  
140 九杆大旗  
144 战鼓声声  
146 一勺水  
148 造反  
151 寂静的火  
155 远浦归帆  
157 檄文  
159 二条城三门记  
164 近卫大人的屋顶  
167 生命

第八卷



- 172 又学舍  
178 波澜万丈  
182 家康的动向  
187 云雾团团  
191 愤怒的泪水  
195 时刻天机  
198 闪电抓捕  
200 安国寺惠琼  
202 笑歌  
204 承诺  
207 堂堂男子汉  
211 熏风一扇  
214 不讨敌之丧  
216 决堤  
220 一浴  
225 顺风  
228 光头  
232 淀·山崎·天王山  
236 制裁的悲歌  
239 洞岭  
242 粽子  
244 桂川  
247 开火  
252 松松松  
255 两军拼杀



# 第七卷





## 铜钱与信长

安土的信长和中国地区<sup>①</sup>战场上的秀吉分别之后，心有灵犀的主从二人肯定也朝夕望着远方心神交会吧。作为一项军务，秀吉和往常一样不厌其烦地给安土报信。信长不出家门就可以俯瞰毛利的版图，他想只要有秀吉在，他就可以对那边的策略很放心。秀吉返回中国地区之后，在安土迎接新年的信长比其他时候还要繁忙。确切地说，是他自己制造了繁忙的景象。

天正十年，壬午正月。邻国的大名小名、近亲族人、其他前来贺年的人从百百之桥进城，人群庞大，瓦顶板心泥墙被踩破，人与石头一同坠下，有人死亡，伤者无数，持枪的年轻武士失去了刀枪，给很多人带来了麻烦……（《信长公记》）

一进正月，前来拜年的客人就这样拥入安土城。为了给信长说一句贺年的话，总见寺山的宽阔的石阶路上，像煮饺子般挤满了人。不知应该说是信长的威望还是人气，人心所向这东西甚至让人觉得恐怖。竟然都到了出现伤亡的程度了，今年的拜年确实有些特殊，并非每年都是如此。

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大的骚动呢？事情起因于信长在除夕夜的吩咐：“元旦那天来拜年的客人，不管是谁都要收一百文贺年税。眼下能够平安度日，有幸迎来新春，能够谒见我并说新年贺词也是上天保佑，征收一百文贺年税也不为过吧。堀久太郎、蒲生右兵卫，你们俩明天负责这事。”除此之外，信长还允许参观了，他说道，“既然征收了贺年税，就打开平日不对人们开放的城中的楼台殿阁，让他们尽情参观吧。”要说人气，这也可以说是人气增加的原因。

<sup>①</sup>日本本州岛西部地名。



从数日前开始，大名小名、有资格的商人、儒学家、医师、画师、工匠等各个阶层的人就在安土城中订了旅舍，等待谒见。有的大名小名不想错过这个机会，全家出动，一起朝山上奔来，这如何能够承受。满山一片混乱，甚至出现了人员伤亡。然而人们并不后悔，认为来得有价值。来谒见的人首先在总见寺毗沙门天王所在的平台处赏景，然后从表之门进入三之门，再从接待处到铺有白沙的院子里，在此陈述新年贺词。

虽说如此，可院子里人潮拥挤，后面又不断有人拥来，根本看不到最想见的信长。

“那就是三位信忠卿。”

“刚刚走过去的是织田源五大人。”

“正朝着这边笑的不是北畠中将信雄卿吗？”人们能从远处遥望一下高官显贵，也就心满意足了。一般人不仅是满足，甚至感激地跪拜。因为他们没想到今天能够在安土城参观闻所未闻的“行幸间”。安土城中有“行幸间”一事，一般人想都不敢想。如今人们才知道信长的用意，他暗暗期待着有一天主上临幸安土。喧闹的人群来到这里自然就变得肃静起来，各自在台阶下、走廊边叩拜。有人说：“如今能够亲眼看到天子宝座，毕恭毕敬地叩拜，真是一生的回忆，实在感激不尽。”

拜年的人群就这样在殿中的各个房间参观，有的人伫立在狩野永德的隔扇画前，有人目瞪口呆地看着纁裯绣和高丽织的榻榻米包边，有人因为精心打磨的金墙感到震惊。城中将士指着通道说：“请大家从厨房的门出去。”于是众人沿着青竹扎成的篱笆走向厨房，从马厩的出口拥出去。结果，没想到信长和他的近侍们站在新做的席子上说：“不要忘记留下贺年税啊。每人一百文。”他亲自接过铜钱扔向身后。

无数群众伸出来的无数只手里拿着无数铜钱，信长一个人不可能接得过来，堀久太郎的部下、近侍们都来帮忙，接过钱扔向身后。然而，群众自然是想挤到信长面前来。虽然仅仅是一百文税金，如果能够由信长亲手接过去的话，这也是一辈子的光荣，因为以后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因此信长身后瞬间堆起了几座铜钱的小山。走卒马上把它们装到草袋中，很快又有人将装满铜钱的草袋搬到城下的衙门，衙门的人寻访安土城中的贫民，让饿着肚子的贫民在正月里吃上了饱饭。

因此，这个正月陋巷的每个角落都没有饥饿的面庞。一想到这里，信长也感到了一种欢乐，他觉得自己的正月过得慷慨大方。后来他自豪地问堀久太郎：“怎么样？贺年税很有意思吧？”

堀久太郎最初接到命令时有些担心，身为天下霸主的右大臣家怎能做出平民般的行为呢？然而民众的声音却与自己的忧虑完全相反，于是他极口称赞道：“真是个好主意啊。来拜年的人也很高兴，说这是一生的话题。那些贫民

收到您赏赐的礼钱，听说了消息，都说这普通的铜钱不一样，是右府信长大人摸过的，不能白白浪费，说要用这个当本钱，维持生计到明年……听到这些话，连衙门里的人也很开心。我觉得这样的善事，明年正月以及再往后的每个年头都可以作为好的惯例办下去。”

结果出乎意料的是，信长摇摇头冷冷地说：“再也不做了。如果让贫民习惯了这种喜悦，反倒是执政者的过错。”

正月中旬，森兰丸被派去公干，如今完成使命，从岐阜城回来了。

“我回来了。”

“是阿兰啊。辛苦了！岐阜金库里的铜钱一万六千贯，全部重新穿好了。还有搬出仓库的事，有没有详细委托给中将啊？”

“是，一切都按您的意思。”信长听后满意地点点头。

兰丸出使织田中将信忠驻守的岐阜城，是因为很久以前那里的金库存放了一笔巨额的金钱，因为长年累月堆积在那里没动过，信长吩咐道：“估计穿铜钱的绳子都烂了吧。去把全部绳子都换成新的。”

土墙仓库里穿铜钱的绳子用几年怎么会烂掉呢？就连这事信长都了然于胸，兰丸从内心感到非常敬畏。他想：“人们只知道主公的军事才能，不怎么认同他的经济头脑……先不说经济，什么事儿都别想瞒过这位主公。”每次发出这种惊叹，他就会担心母亲妙光尼过去犯下的错误，把铃木重行藏匿在家中的明智光秀的一举一动都让他不放心。话虽如此，其实那只是兰丸自己心中的阴影，或者不过是幻觉，也许是他想多了。这里的问题性质本就不同。

听了他出使要办的事情，那些最下等的用人在背后议论说：“真是小气的大将军。着眼之处就不一般。这件事交给兰丸办是最合适的。”不久后他们更深地了解了事实真相，忍不住要掐自己的嘴。

本来民间就有很多评论说信长表面上非常豪放阔绰，本性却很吝啬。实际上也可以举出来很多疑似的例证。也许是因为所谓的用人秉性，这次重新穿钱的事马上就被他们以那样的口吻议论着。谁知道那之后据说岐阜城的金钱很快就被陆陆续续搬出金库得见天日了，而且那些钱通过海路和陆路都被运往了伊势。

仔细想来，伊势大神宫最近三百年未迁移神殿，神殿荒废的样子也令人目不忍睹，全国的祭神仪式也中断许久了，信长想要建造一座新宫，于是从去年开始就让人着手此事。负责建造新宫的人说预计费用要一千贯。

临近年末时，信长说：“以前我劝布施建造八幡神宫时，本来预算是三百贯，结果花费超出了一千贯。这次又建造伊势神宫，费用岂止是三倍，应该需要数倍吧，不要节省费用！”他把以前存在岐阜仓库以备不时之需的金币献了出来。信长的小气是这种小气。对于武士爱财这一流言蜚语，他问心无愧。



## 教会学校

正月过去一半了。门口装饰的松竹都撤去以后，安土的市民发现一个现象：“怎么回事呢？每天都有船开出去，还装满了货物。”那些船无一例外都是从湖南开往湖北。同时又有一列车马载着数千袋大米沿陆路蜿蜒前行，也是一直沿着湖岸向北走。

过了正月二十安土的繁荣景象也不见衰减。往返的旅客、拜府以及返程的诸侯依然忙忙碌碌，街上每天都能看到使者的快马以及缓缓而行的他国使臣。

“濂兵卫，你不回去吗？”

“去哪里？”

“去放鹰。”

“我最喜欢啦！请一定让我陪您去！”

“三助也来吧！”

初春的一个早上，信长离开了安土。随从人员前一晚就定好了，正好中川濂兵卫也在，就邀请了他。池田胜三郎信辉的儿子池田三助也加入了队伍。

八只鹰由八名驯鹰师拿着，随行的近侍也都骑马，朝着爱智川附近出发，也算是出了趟远门。据说信长的爱好是骑马、角力、放鹰和茶道，可见狩猎也是他的兴趣之一。佑笔曾这样记录道：每日放鹰于野外，从不计辛劳。诸人皆感叹其气力之强大。那些狩猎助手和随从人员皆沉溺其中，可以消愁解闷。

狩猎助手和持弓箭的人因此累得筋疲力尽。说到兴趣爱好，听上去只是聊以消闲，然而信长的兴趣爱好却不那么马马虎虎。比如说相扑，如果他想在安土观看，那么就会从江州、京都、浪华以及其他遥远的地方召集一千五百多人，盛大地举办。与诸侯、民众一起观看，天黑了还没看够，又从家臣中挑出几组，让他们登上舞台，吩咐道：“堀久太郎和蒲生忠三郎，你们俩比吧！”

忠三郎就是后来的蒲生氏乡，久太郎就是有名的堀秀政。毫不忌讳地让这些当代的英雄和勇将登上舞台，看他们搏斗肯定是别有一番乐趣。总之，即便是在戎马倥偬之中，该玩的时候他还是玩得很尽兴。即使在游玩之中也显示了他成天下事的气概。

然而这个正月的爱智川之行却极为简单。也没怎么放鹰，只是在野外策马奔腾了一阵，取出携带的茶具在野外喝了一杯茶，就下令回程。结果，这一天，信州木曾一族的苗木久兵卫不带随从只身一人前来拜访信长。

信长从久兵卫手里接过书简，读了一遍之后回答说：“我已经明白义昌

及其他人的意向了，在你们送合适的人质来安土之前，我很难答复行还是不行。”他让家臣菅屋九右卫门留下来继续协商，自己先走了。

今天放鹰狩猎的主要目的也许是在此会见木曾的使者。不一会儿，菅屋九右卫门追上来了。信长马上把他叫到身边小声询问一番，心满意足地连连点头说：“是吗？是吗？”

狩猎的一行人进入了安土城，在回去的路上，信长勒住马，仰望掩映在树丛中的异国风情的建筑。从那边窗户里传来小提琴声。他突然下马，只带几名随从走进去。

池田三助先行几步，推开门，对着楼上喊道：“右府大人驾到！”楼梯下的走廊上有个大型裸男雕像，三助也不知道是基督像还是什么，很好奇地看了一圈。“啊……”楼上传来应答声，有些像老牛发出的。两三名传教士匆匆忙忙下楼来了。信长已经站在房内。

“哦，主公大人！”传教士表情很夸张，既包含了最大的敬意，又显示出意料之外的惊愕。

这里是和附近的教堂共同创建的附属耶稣学校。信长也曾参与捐赠，高山右近等皈依的大名们捐献了很多东西，包括木材和校舍里的物品。

“我想看看授课情况。孩子们都在吧？”

听了信长的心愿，传教士们欣喜若狂地说他们何等荣幸，信长也不管他们说什么，径自上楼去了。

一名传教士非常狼狽地先跑进教室，通知学生们这位高贵的不速之客要来参观。小提琴声戛然而止，窃窃私语声也荡然无存。信长站在讲台上扫视了一圈，脸上的表情似乎想说：“真是罕见的私塾啊！”教室的桌椅全都是西式风格，每人桌上放着一本教科书。不愧是诸侯大将家的子弟，他们见到信长后严肃地鞠了一躬。

十岁左右到十三四岁的儿童居多，其中也有戴冠前后的少年。这种华丽的欧式课堂和城中的日式私塾有天壤之别，然而哪种方式更能熏陶出真正的人才呢？信长脑海里似乎已经有了答案。因此，他没有过度感叹或吃惊。他从附近桌上拿起一本学生的教科书，默默翻了几页，马上还给学生，问道：“刚刚拉小提琴的是谁啊？”

听到信长这么问，一名传教士又转而问学生。信长马上察觉到，刚才教室里没有教师。学生也觉得这样挺好，有人摆弄西洋乐器，有人闲聊，有人嬉笑喧闹。“是伊东塞罗姆大人。”学生们从四面八方把目光投向一个人。信长沿着他们的视线望过去，看到一名十四五岁的少年。

“是的，在那里，是塞罗姆。”传教士指了一下，那少年羞红了脸低下了头。信长觉得似曾见过，又问道：“塞罗姆是谁？谁家的孩子？”

传教士身为孩子们的老师，严肃地对那名学生说：“塞罗姆，站起来回

主公大人的话！”

那学生站起来了，在两张课桌之间，站得很端正，对信长鞠了一躬说：“是，刚刚在此拉小提琴的是我。”语言也很清晰，眼神中没有自卑，很有贵族子弟的气势。信长向他投去了严厉的目光，可是少年并不低眉顺眼。

“是你拨弄小提琴的？”

“是的。”

“你拉的是什么曲子？西洋乐也有乐谱吧？”

“有，我刚刚拉的是以色列人民离开埃及的大卫的赞美诗。”少年一副自鸣得意的样子，回答得很流畅，简直就像一直在等待回答这样的问题一样。

“是跟谁学的？”

“是师父范礼安教的。”

“哦，是范礼安啊！”

“您也很熟悉吧？”少年反问道。

“见过”，信长点点头问道：“范礼安现在在哪里？”

“直到这个正月还在日本，也许已经离开长崎，从妈港回印度了吧。我堂兄写信说估计二十日左右开船。”

“你堂兄是？”

“伊东安西奥。”

“我没听说过什么安西奥，没有日本名吗？”

“伊东义益的侄子，叫义贤。”

“哦，是那个日向肥沃的城主，伊东义益家的人啊。那你呢？”

“是，我是义益的儿子。”

信长心中激起一种很奇妙的滑稽的感觉。因为他看着这个在天主教文化的花园里接受教育的老成的美少年，联想到他父亲伊东义益那粗鲁的大胡子脸。九州大名中的大友、大村、有马也好，这个伊东义益也好，在日本西部沿海的城市里，近年来似乎有了越来越多充满浓厚的欧式文化的产物。铁炮、火药、望远镜、医药品、皮革、染织品、日用器具等等，信长都会毫不吝惜地迎进来。

特别是对医学、天文、军事的物品更是如饥似渴。而且多少伴随一些弊病也都囫圇吞下，就当是一种无奈的陪衬。然而，他的牙齿不肯咀嚼、消化器官也坚决拒绝的东西就是宗教和教育。可是，如果不将这两种东西交给传教士的话，他们就不带来武器、医学及其他物品。

信长将赌注压在文化上，豁出去在安土的一角允许他们建设教堂和学校。他就这样违心地让他们办学，看着这些已经发芽、含苞待放的球根和苗木，他开始忧虑这些子弟的将来，一下子又想：“这下麻烦了，不能就这么任由其散漫下去。”

信长从教室走出去，在传教士们的引领下来到华丽的休息室。靠在一把金煌煌的椅子上，似乎那是专门为贵人准备的。传教士们还拿出他们珍藏的本国茶叶和烟草，招待这位大贵宾。信长碰都未碰，问道：“刚刚那个伊东义益的儿子说，范礼安正月底要乘船离开日本，已经回去了吗？”

一名传教士回答说：“不是，这次师父去欧洲不是为了私事，而是为了日本文化，是作为日本使节的向导随同前去的。”

“使节是指？”信长有些疑惑，九州还不他的管辖之内，但对于九州诸大名与海外的交友及通商，他也非常关注。“您还没听说吗？实际上是范礼安的提议，他极力游说欧洲各国的国王，甚至教皇，说想请日本最有希望的子弟看一看欧洲文明，不然就无法开始真正的通商和外交。他们同意了，现在终于要正式迎接从日本来的这些使节了。当选为使节的各位以十六岁的少年为首，都还是年幼的少年。”然后详情禀告了那些人的名字。几乎都是九州大藩的子弟，伊东义益的侄子伊东安西奥的名字也在其中，还有大村、有马一族的子弟。

“那真是很勇敢。”以十六岁的少年为首的使节们远渡欧洲，这让信长发自内心地高兴。同时他又想：“可以的话，我也想见见那些少年，在他们饯别之时讲述一些自己的思想，灌输到他们的信念中。”

为什么欧洲的各位国王以及范礼安师父如此热心地要将大名的子弟们带到欧洲参观呢？文化交流的想法是可以理解的，同时信长也充分洞察到他们的巨大野心。信长总是望着安土城中的地球仪思考着这两方面。“范礼安去年离开京都时，很惋惜地提到了安土主公大人您。”

“哦，说什么？”

“说安土主公大人似乎随时准备接受洗礼，一旦正式提出来，却又不肯轻易点头。这次最终也没能给您施行洗礼，就要回到欧洲去了，这是唯一的遗憾……”

“哈哈，是吗，他那么说的吗？”信长从椅子上站起身来，向着身后手里持鹰的随从说：“不知不觉在中途耽搁了，回去吧。”说完大步下楼，很快来到门外呼唤马匹。刚才拉小提琴的伊东塞罗姆和其他学生在校园里列队欢送。



## 古府·新城

丰崎新府的城堡已经全部落成，包括夫人小姐们住的内室。“同样是迎接新年，还是在新城迎接好。”虽说已经到了腊月二十四，武田胜赖还是从父祖数代的古府——甲府的踟躅崎搬到了新府。

搬家时的壮观无法用语言形容，沿途的百姓到了新年还在不停地议论。胜赖与夫人、众多女官、姑太太们、小姐们以及京都的叫某某御前的女性，光是他们的车辇与轿子就有数百辆。一族的老武士、年轻武士以及大将、近侍和他们各自的侍者，还有金银马鞍、镶着螺钿、描金的撑开的伞、合起来的伞、弓与箭袋、一排排大炮的炮筒、一根根红色枪杆的长枪……队列绵延不绝，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武田重代的法性之旗，上面写着“南无諏访南宫法性上下大明神”十三个字，大红的底布上闪着金光，另一面旗是人们所熟知的写有信玄座右铭的军旗，是蓝色底布精致的长条旗，上面写着两行金字：

疾如风，徐如林。

侵掠如火，不动如山。

众所周知，这是与信玄有深交的法师——惠林寺的快川和尚亲笔所书。

甲府领地的居民心中都有一种类似哀愁的感觉。他们想：“唉！那面旗帜的灵魂，对于舍弃踟蹰崎的府邸搬迁一事，难道就不感到可惜吗？”而且他们不由得怀念起永禄前后的那段时期，当时这面孙子之旗和十三字旗每次从这里出发奔赴川中岛，回来的时候，那些归来的勇士和领地居民都是群情激昂、泪眼婆娑、欢声雷动、嗓子都要嘶哑了。旗帜确实确实是同样的旗帜，只是那时候的孙子之旗和今天看到的孙子之旗，总是感觉有些不同。

除了一族人的车驾金鞍，搬去韭崎新府的还有大量的金银珠宝、军需资材等，牛车与车辆排列起来长达几十里。见此情景，他们不由得意志强大起来，心想：“甲州还是个强国啊。”信玄的自负心不仅传给了众将士，还传给了领下的居民。

搬到新府后不久，一进二月，以前就栽种在这里的白梅、红梅已经开始绽放。胜赖正和叔父武田逍遥轩一起穿过梅林，从内殿走向正殿，他们顾不上听黄莺的歌声，不停地谈论着什么。胜赖说：“今年拜年他也没有露面，说是有病在身，叔父大人没有听到什么风声吗？”他们谈论的是胜赖的妹夫穴山梅雪入道，他驻守的骏河口的江尻城，对武田方来说是极为重要的南方要冲。这半年以来他都没来问安，无论任何事都称病不肯露面，这让胜赖感到担心。

“没有，好像是真的生病了。梅雪入道是个诚实的人，不至于装病吧。”逍遥轩跟他的亡兄信玄脾气有些相似，是个老好人，因此这一回答并未让胜赖完全放下心来。

逍遥轩闭上了嘴巴，胜赖也不说话了，两人默默前行。正殿与内殿之间有个长着杂树丛的狭小的山谷，也有溪流，左右悬崖上的梅花含苞待放。他们来到山谷的小桥上时，一只黄莺不知被什么吓到了，翻飞着逃走了，几乎要掉到地上。同时，梅树那边的悬崖上传来声音说：“老爷，您在那边吗？大事不好！”迹部大炊的儿子、担任近侍的迹部源四郎脸色大变，前来通禀。

逍遥轩呵斥道：“源四郎，举止要谨慎！大事不好这种话，武士不应该

随便说出来。”不仅是为了教训年轻的近侍，逍遥轩看到胜赖惊愕的表情，不得不这样说话来宽慰他。因为胜赖一反平日刚毅勇猛的样子，大惊失色。

然而，源四郎却说：“属下不敢随便乱说，真的是发生了大事。”他已经从山崖旁的小道跑过来，跪拜在桥旁，一口气说：“刚刚信浓高远的仁科五郎大人快马来报，说木曾义昌将军有叛逆之心。”

“啊？木曾吗？”武田逍遥轩的话中带有惊愕和半信半疑的语气。胜赖也许是早有预感，此时只是咬着嘴唇俯视眼前的近侍。逍遥轩似乎很难平静下来，仍然用微微颤抖的声音说：“信呢？信呢？”他向近侍索要快马带来的仁科五郎信盛的手书。

源四郎回答道：“因为事出紧急、刻不容缓，仁科五郎大人的手书会让第二匹快马送来。刚刚到达的信使让我将口信带给老爷，他刚说完就晕倒在地、不省人事，已经让他服下汤药安心休息了。”

胜赖大步走过跪着的源四郎身边，对身后的逍遥轩大声说：“不需要看五郎的手书，木曾的叛逆之心恐怕是事实。无论是他还是梅雪入道，近年都有很多可疑的征兆。叔父大人，有劳您再次出征，我随后就去。”

不到一刻钟的时间，新府城门的箭楼上响起战鼓声，城下吹起了出征的号角。山城春天的黄昏静悄悄的，白梅点点绽放，鼓声与号角声显得格外威严。当天就出发了，在韭崎的夕阳之下，急急赶往木曾方向的兵马最初有五千，到了夜里聚集了接近一万人。

“很好！他公开了叛逆之心。不然我还不能讨伐这个忘恩负义的贼子。这一次不光是木曾，只要有二心的人全部肃清，一个不留，必须重整甲州军的军纪！”胜赖难以抑制心中的愤怒，在马上不停嘀咕。但是却很少有人和他共同愤怒、共同憎恨木曾不守信用。

胜赖的态度一如既往地强硬。和北条断绝关系时，他毫不犹豫地舍弃了这一强大的后盾，心想：“北条算什么东西！”在周围将士的建议下，他将多年作为人质的信长的儿子送回安土，心中还轻视地想：“信长算什么呀！”对浜松的德川家康的态度更是如此，特别是经过长筱之战以后，他经常想：“等着瞧吧。”显露他要反击的决心。

强硬并非坏事，这是一种积极的精神状态。应当具有强硬的精神，尤其是在战国时期，因为强者占据绝对优势。然而这种状态绝对不能走错轨道，它需要文化方面的内省以及看似懦弱的沉着耐力。胡乱逞强不但不能够威吓到对方，反而会产生相反的效果。这几年，信长和家康通过观察，有了一种轻视胜赖的刚毅勇猛的倾向。不仅仅是敌对国，就连甲州内部，动不动就有人感叹：“要是信玄公在世的话……”一族之人、侍奉左右的人一遇事就思慕故主，这也证明他们如今非常空虚。

信玄坚持强大的军国政治，一族之人包括领下居民都拥有绝对的安全



感，他们相信只要有这位主公在，就可以完全依靠他。到了胜赖这一代，兵役、征税和其他政事都是按照信玄的做法进行，但是缺少了某种东西。胜赖不明白到底缺少了什么。不，很遗憾的是，他根本没意识到缺少了什么东西。

和的精神与对中心力量的信任，缺少了这两样东西，强有力的信玄政治反倒破坏了一族之间的和气。不仅如此，信玄时代上下一心，人们可以自豪地声称：甲州之四境从未让敌人践踏一步。如今人们开始担心：这样下去的话……这种倾向在经历了长筱惨败之后越发显著起来。那次大败仗不仅是甲州军装备与战略上的失败，也让把胜赖当作靠山的士兵和一般民众对他性格上的缺点以及平日的强硬深感失望。他们突然意识到：胜赖终究不是信玄公。这也是以后的重大颓势的原因。

镇守木曾福岛的木曾义昌是信玄的女婿，却计划倒戈相向，也是因为他预计将来胜赖守不住甲州。他早在两年前就通过美浓苗木城的远山久兵卫与安土的信长私通。

甲州军的部队分为几组从諏访高原开往木曾福岛。去的时候都曾豪言壮语：“一仗就能踏平木曾的敌营！”然而，过了一段时日，传到諏访大本营的战况，没有一个能让武田四郎胜赖父子露出会心的笑容，全都是不顺利的战报：“木曾也挺顽强的。”

“他拥有福岛的天险，利用险关巧设妙计，看来我们的先锋想要靠近他们也需要时日。”

胜赖每每听到这些汇报，都会咬着嘴唇想：“我得亲自到现场看看。”他心中那团怒火越烧越旺，焦急地看着毫无进展的战况。

大约二月四日，迄今为止最令人悲痛的消息传到諏访。此时的混乱与骚动，以及夺取武田方生气的惊愕，想来是信玄时代以来的甲州人从未经历过的。各个地方的快马及探子一起从諏访入口挤到这里的军营，异口同声地说：

“据说安土的信长突然向织田军发布出征命令，他自己也已经离开江州了。”

又说：“德川家康的部队从骏河口、北条氏政的军队从关东口、飞驒<sup>①</sup>方面有金森飞驒守遥相呼应，他们全都朝甲州赶来，信长信忠父子在伊那口兵分两路，据说已经攻入。登上高山远眺，东、西、南，都可以看到朦胧的轻烟。”

“……信长！家康！就连北条氏政也……”胜赖愕然惊叫，几乎一屁股坐到地上。按照谍报所讲，自己如今已是瓮中之鳖。

不就是七十天以前的事吗？我一番好意，特意派人将信长的儿子送回安

<sup>①</sup>飞驒：汉语读作fēi tuó：属东山道，俗称飞州。古称斐太、斐陀。位于现在的岐阜县北部。大化改新时立为一国。废藩置县后初为筑摩县，明治九年与美浓国合为岐阜县。